



少年史地叢書

南
非
洲
一
瞥

商務印書館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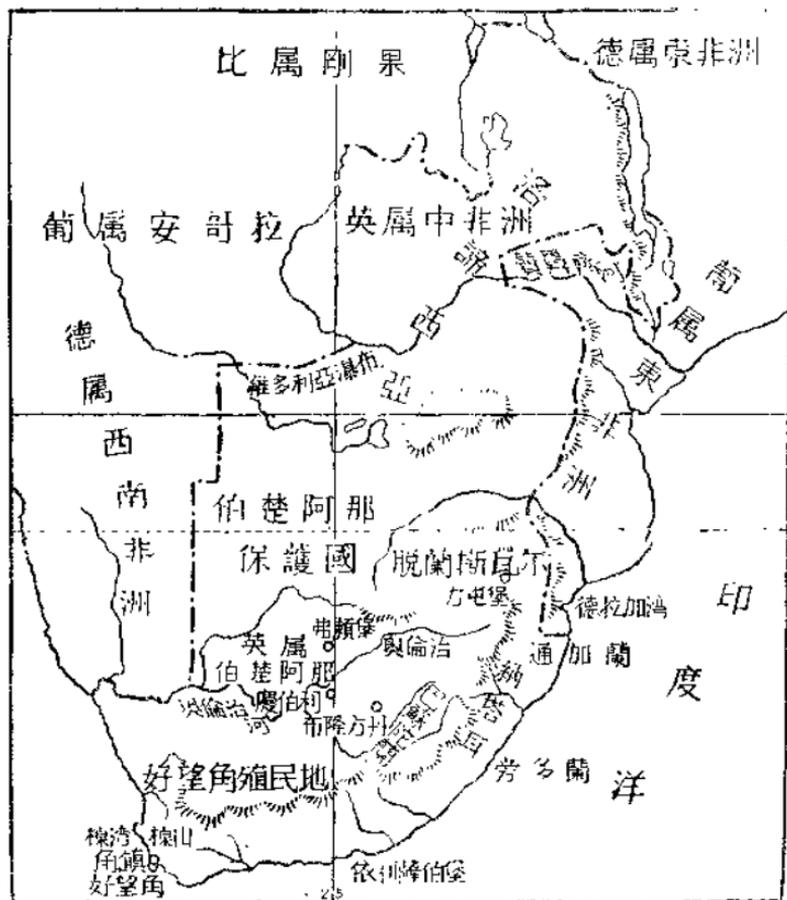


Dudley Kidd 著
汪今鸞 譯

少年史
地叢書

南 非 洲 一 瞥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南非洲略圖

南非洲一瞥目次

第一章	第一個印像	一
第二章	金剛鑽	九
第三章	黃金	一九
第四章	荷蘭人的田場	二六
第五章	曠野	三四
第六章	南非洲的河流	四〇
第七章	一個東省的村莊	四八
第八章	卡斐土人的田場	五三
第九章	黑小孩子	六一

第十章	在土人的田場裏一天所看見的	六九
第十一章	卡斐人的打獵	七八
第十二章	迷信	八六
第十三章	卡斐人的心理一瞥	九三
第十四章	文明的卡斐人	九九
第十五章	文明的進步	一〇七

南非洲一瞥

第一章 第一個印像

郵船開進了棹灣 (Table Bay) 以後，遊客們所常感覺着的第一個印像，就是這個地方的景緻，很能助長人們的興趣。太陽呢，彷彿能夠壯人的心志；潔淨如水晶的空氣呢，彷彿可以使人振作精神；燦爛的景色，更是令人神醉了。遊客着見了這樣五光十色的景緻，如果還不覺得有生之樂，他真是呆人了。倘使這個人在那依依不捨的倫敦城裏住過了半世，他必定自己衛護自己的說：北方的人，是真實的溫和的；南方的人，是詭詐的輕浮的；但是如果他真的在南方住下了，他那一種從幼年時候得來的成見，或者可被提醒了；并

且覺得這日光是一個快樂的來源；所以那週遊世界的人，可以說是個開導世人眼界的異人。

在南十字(Southern Cross)之下的各大陸，每有一種妖媚的狀態，是北緯度中所沒有的，雖事實顯然，卻也難說出爲什麼的講究。這種地方的空氣，彷彿是洗得雪白乾淨；夜間的月亮，彷彿比歐洲的光明皎潔得多，不過略減卻一點青白的色氣，並且那滿天的星斗照出來，都覺得比歐洲的光耀而且美觀。那天然造成的棹山，(Table Mountain)分張兩支；一支是得甫爾(Devil's Peak)山峯，一支是巨獅(Lion Couchant)山腳。在北方的人看起來，卻很是新穎奇異。遊人到了這個地方，真以爲是到着一個新的大陸了。棹山離開睡在他腳底下的日光內的鎮市，聳立三四千尺高，好像是伸出兩個博而又長的臂膊，歡迎這班來客到他的內部去；同時把旁邊的小路關住，那棹港的美觀，和鉅大，並其間半熱帶色彩的繁多，都爲多數人所驚異；因爲這個緣故，所

以棹港的名，格外的使人記憶得牢。

船到岸的時候，有時候看見少數的旅客，因誤會了南非洲的情況，把他們的手鎗擦得乾乾淨淨；在他們的意想，以為他們離開了船，就要向一羣野人仇敵的陣裏去了；所以纔有這種舉動。我很記得清楚有一位年輕的教士，也懷着這種的觀念，非常的擔心他的意思好像是他帶着白雨傘離船之後，立刻就可以碰到一羣赤裸裸的野人，坐在那棕樹底下，候他到來，攻擊他似的。但是上面所說的，自然是二十五年前的舊話。自部耳（Boer War）戰爭之後，景象較前好得多，再沒有這種的誤會了。

船既入塢以後，便遇着許多以四海為家的人在碼頭上；英國人也有；荷蘭人也有；馬來人（Malaya）也有；半文明而全身襤褸的卡斐人（Kaffirs）也有；就是德國人，俄羅斯人，希臘人，波斯人，猶太人，瑞典人，挪威人，以及意大利人都有。守候在碼頭上歡迎這個郵船的一班人，也有戴着絲光大帽的。可是

多數歐洲人所穿的衣服，祇求能使身體舒服，卻不很求外觀的。遊人到了此地，就覺得他已到了家鄉。不但是英國人的聲音，處處都聽得着，就是英吉利聯邦國的國旗也在那裏飛揚；英國的金錢也能通行於市面；并且的的確確的看見那壞而且舊具有老前輩資格的兩輪輕車，連串成行的來歡迎這個郵船。此外還有希奇古怪的舊式車輛，繼續不斷的使人迷目；這種舊式車輛，彷彿是我們那粗笨的祖先，最初嘗試著造的東西。計畫這類車子的人，知覺是很精銳的；他們以為這樣的轎車，既造得這麼樣的呆笨，除了把他裝到南非洲外，是沒有甚麼辦法的，因為那時在殖民地裏，隨便什麼東西，都不嫌壞。但是無論如何旅客一見了這年久失修的轎車，他便不復覺得他自己是個居住在異方文化的裏面的外國人或是客邦人了。

旅客由船塢出去經過最齷齪最骯髒的角鎮（Cape Town），這鎮市的街道工程，是很精細而且寬闊，那昔日的牛車的痕跡，還有存在的。除了一二條

新造的街道外，其餘的房子都是低矮而且平屋頂的。並且都裝着很重的百葉窗子。又爲避免暑熱的緣故，都把他粉成淺的顏色。新到這個地方的人，一見了這種房子，少不了有所感觸；覺得他是到了外國地方了。但是到了這種地方，卻也有趣；最要緊的是想法子將這日光遮住。哀得拉街（Adderley Street）中有許多精緻的房子，處處都張一個大三角帆。這樣一來，竟把一條街道弄得好像一個人起身得遲忘卻梳洗一樣。也有一兩條街，種着一帶的棕樹。所以這個鎮市，在外面看起來，好像由東西兩世界聯合而成的一個參合體制。在哀得拉街之尾有一條小路，滿種着雄壯的老橡樹；這些樹的濃陰和日光混合，在地面上成許多的斑點和條紋。這條小路是通過衆議院到植物園去的。那園中所植的各種熱帶樹木，都很茂盛很合宜。

角鎮這個地方，比之英倫和約罕涅斯堡，彷彿是深在睡洞中還沒有醒覺過來似的。但是比較昔日那清淨無爲的時代，確是清醒得多了；在那時代，荷

蘭人每在日中炎熱的時候，把他們的店舖關閉兩三點鐘，安安逸逸的喫他們的午飯，再睡一覺，到三點鐘的時候，纔回復他們的營業。但是現在，這樣舒服的黃金日子，只有那極快樂的有上古風的荷蘭內地各村落中，方能找得哩。

新到這個鎮市來的人，照例要駕車遊歷格而夫路 (Kloof Road) 一週；這條路高在角鎮之上，經過棹山和獅頭山中間的山鞍，這種遊玩，若在此路沒有被汽車軌道破壞以前，可驚可異的事，真是絡繹不絕呢！一路經過的都是成行的小花樹；此種小花樹，在我們英國的養花室中，也種着許多。經過籬邊的小徑時，我們可以看見一些橘子樹，帶着許多的果實，從籬眼裏望進去，可以看見一大堆深綠色的石榴樹，放着朱紅燦爛的石榴花。并有許多畝的葡萄樹。走到山鞍的邊界遊人停止之處，有許多銀樹。這銀樹青白銀綠色的葉子，被黑黯的松樹葉裝飾起來，在徐風裏面閃閃發光的，幾乎和鳳尾松

相似。再由這條路攀上相距不遠的小山高頭去，遊客們便可以看見獅頭山的景緻，和角鎮的全市，及棹港灰綠色的水，在黃沙相遇之處與海面銀波，鑲成一條彎弓線，到了冬天的時候，并可看見離地甚遠的雪山；遊客若仍在原地再轉過頭來，則全局的景緻，都可以看得見了。卡姆甫斯港 (Camps Bay) 當日光閃爍之際，發出火光，另開一個眼界；而十二信徒 (Twelve Apostles) 峯弛延甚長。他們的腳直入松樹密林的當中，接近海水的邊界而沒。

角鎮的市外風景，一走來便沒有一處不是賞心悅目的。那棹山和德甫爾峯矗立在牠的後面，各種茂盛的樹葉，卻鋪張在牠的前方，真是形形色色，一望無邊，就是在嚴冬的時候，也是一片的碧綠色，好像我們英國鄉下夏天那麼樣的光景。到春天來，那各處的花園，都現出一種無窮的快樂顏色。至主教公堂的小路和文堡 (Wynberg) 各路的美景，自部耳戰爭以後，幾乎沒有人不知道的，故也用不着我們來描寫牠了。

由鐵路下行，經過米由珊堡 (Muizenberg) 到卡克 (Kalk) 港，一路風景，彷彿是很熟悉的。將近西蒙斯鎮 (Simonstown) (這西蒙斯鎮，是南非洲的進口碼頭) 遊客必深駭異；因這地方海岸線的構造，和各種色彩，有好多部分絕似法蘭西和意大利的里維耶拉 (Riviera) 地方。如果他向火車窗外仔細的一望，看見有人在那裏捕鯨魚，并有許多鱒魚走近岸邊。他方纔曉得不對，好像地中海與福爾斯灣的不同了。

欲知南非洲面積的大小，非到內地去遊歷一次，那是不能曉得的。曾記得我的一位朋友，他是遊過了歐洲許多地方的，有一次他同他的妻子，離去角鎮，到產金的地方去參觀，并到東方各省去遊歷。滿面喜容的到賣票房中去取兩張環遊車票，預備出遊。他買好了回來，方纔明白南非洲的地方是很大的。他笑着向他的妻子道：『你猜猜這兩張票的價錢？』他大概費去了六十磅左右；但是這點出乎意外的旅費，可以使他知道南非洲面積的大小，較之

花錢買地圖及統計簿冊明白得多了。他看見我遊歷內地各處所花的旅費，比他這個數目多四五倍。他甚駭異起來。總而言之，南非洲的地面甚長，但是這是金子和金剛鑽的出產地。而銀錢在這種地方，是沒有甚麼價值的。

第二章 金鋼鑽

靠近奧倫治河（Orange River）的岸邊，有一個荷蘭的小村落，名叫和普鎮（Hope Town）。在一千八百六十七年這地方初次發見金剛鑽，至於尋得這毛鑽石的故事，我聽得人家說了好幾次，差不多講的人個個不同。我前在和普鎮的時候，人家也曾把這場事情來告訴過我；所以我把牠記在下面，他說：那個時候，有一個荷蘭農家的小孩，喜歡玩弄一種小石頭；這種石頭的表面上，是光滑的。有一個客人去看田場的時候，瞥見了這塊石頭，頓引起了他的注意，就向這小孩子的母親商量，請把這石頭賣給他。那小孩子的母親卻笑他爲甚麼要買這塊小石頭，便送了他。後來這塊石頭經過了許多人底研

究；最後被專門家看出：說這石頭是一粒金剛鑽。於是把人家對於這塊小石頭的性質底一切疑惑，都解釋了。沒有幾時，又打探得這個地方的荷蘭人底小孩子，也有同樣的小石頭。那人就用極便宜的價錢，把他買了下來。此後復把這些石頭賣了出去，倒很賣了幾千個金磅。可是這事發生以後好幾年，人們纔蜂擁般到來尋覓金鋼鑽呢，因為那時就是英國的地質學社，對於和普鎮地方出產鑽石的一層意思，也嘲笑以為不確。

最初探尋鑽石的，是在河底下；這樣掘河的工程，很給窮人一個絕好發財的機會。本地的土人，都被僱來掘這河底，而一桶一桶的碎石把被抓上來，經白人和他的妻子細心的洗淨揀擇。那時候由海邊到和普鎮的交通，是用四個輪子的轎車，和牛拖的貨車，行程都很遲慢。所以那運費就因為這個緣故貴到極點了。這班掘河的先輩，起初開闢這新事業，過他們那冒險的多事的露天生活底時候，除了少數人比較的有幸福已帶有帳棚來外，其餘的人，一

到了晚上就將舊的包皮及大桶板子，搭成極希奇而且極草率的房屋過夜。過了幾時，又在慶伯利 (Kimberley) 城境內發見了鑽石。於是他們着手從事於陸地的穿鑿。且分派定各人應得的地面。將所掏得的鬆鬆的黃沙泥，放在掏金械裏搖擺，讓他篩出鑽石來。獨是各人底命運，極不一樣，有的兩個人合起夥來，在他們的地面上，連日連夜的做了一個月的工，那所獲的鑽石很少，還不够開銷他們的工資。最討厭的，是他們把所派得的地面，很便宜的給了別人，過了數日，那新主人卻獲得多量的鑽石，可以值得幾千個金鎊。我也曾遇着許多人，怨訴他在南非洲時，逢着連續不斷的壞運氣，初在慶伯利和惡夫惠方田 (Kofffontein)，又在買告而斯方田 (Jaegersfontein) 和巴貝爾頓 (Barberton) 產金地，最後在約罕涅斯堡各處，都沒有成績，而那一班跟在他們後頭的人，在他們所拋去的地方，開始經營時，竟發大財。可是在歐洲的時候，我們只聽得許多掘金掘鑽石的人發了財，卻很少聽得他們倒運。

的情形。

當他們從事陸地穿鑿將所得的鬆沙泥，放在地面上時，他們很是吃驚；因為所掘的地面底下，很像是掘到硬石頭了。於是把這塊地面賣了出去。等到後來，纔知道他們起初所意思的硬石頭卻是藍色的土塊；他們所認為沒有甚麼價值的，現在纔曉得這種土塊，比之地面上的黃沙泥，確含有更多的鑽石。那時他們的心理，是何等的難過，我們也可以推想到了。但是掘藍色土的工作，比之黃土要難得多；因為這種藍色土塊的性質，是非常的堅硬，挖掘時要用炸藥把牠轟開，再將牠暴露在大氣之中，受天然的分解，經過好久的時間，那藍色土纔分散；惟外面還包着一層薄泥。不久也慢慢的分碎了。到這時候再來分出鑽石的，確是容易得很的。但是用這樣的法子，來搓揉這樣的藍色土塊，是要費許多資本的。所以多數的公司，就於是乎崛起，買下許多的土地，來從事經營。可是要想維持這鑽石的高價值，那就不得不限止過量的